



# 雪山的向往

白云禅师

那山，是佛陀苦行之处。

那山，是佛陀见道之处。

那山，似乎是寻道者的觉悟之源头。

虽然，佛陀的遗教中，记载了「雪山六年苦行，终非究竟。」但是，於禅行者的生涯中，仍旧烙印着不可磨灭的向往之情。

记得，曾住沙弥园，身为驱乌的时候，园长无相法师，在课堂上数说「佛陀雪山苦行」的故事；打那时，小心灵中即已埋下了「我也要去」的种子，只待来朝圆戒之后。

二十四年秋，汉阳归元古刹，完成了三聚净戒，机缘殊胜，结伴宝乘和流云，发脚三年行参，立愿跋山涉水，苦其身心，作雪山寻道之旅——

出鄂入川，历经康藏，进尼泊尔；全程约一年七月有馀，终抵神秘之山，到了冰天雪地的寒冻世界。

放眼处，漫天白茫，无边无际，纵有山峦起伏，云天相接，依旧白皑皑的；冰雪下，除了寒气逼人，便是冷风刺骨，真的，连心坎里都是凉飕飕的！

那时，意念之所起；雪山行，艰苦有馀，却不见，道踪何处？

难不成，自己太过愚钝？这一处洁白如银，毫无垢秽的世界；於冰雪覆盖之下，蕴藏了什么稀世之珍，可以了生脱死，可以成就无上菩提道果？！

洁净，冰雪其表，可是无污染之胜处？

佛陀，历练於斯，所言非究竟之修行；言下之意如何？止於体验之证？或是一味否定？抑或尚具其他意境？

或许，佛陀出身王宫，为悉达多太子时，养尊处优，未经贫民之疾苦，不识饥寒渴热；为现实生活中之种种，亲身领会，察知慈悲喜舍之心识，深解无缘与同体之情识，故作如是行修，

如是实证！

无论如何，冰天雪地的世界里，若能於中发现：

饥，饿苦时，分别时数的不同。

寒，冷冻时，色身抗力的不同。

渴，饮苦时，缘境趣向的不同。

热，忧烦时，温凉取舍的不同。



人，总在求生中度过，举凡欲望的满足，尽揽了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以及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等；尤其是名闻利养的追逐，往往不惜耗费毕生宝贵的时间，为达到目的，甚至不择手段哩！

如是种种，不外染着计量所至：

有的，从来处於苦受，故而追逐乐受。

有的，从来悉皆乐受，故而不知苦受。

有的，从来亦苦亦乐，故而盲於无记。



记得，本生经中曾有雪山童子事故之说，亦如涅槃经中说雪山大士事。大意谓：

「释尊在过去世，修菩萨道时，於雪山苦行。」

此言雪山苦行，道说佛陀本生之事迹，非悉达多太子出家后」於摩揭陀国之菩提树下而成道之释迦牟尼佛；但谓雪山大士之中偈而舍身之往因，如涅槃经十四中说：

「我住雪山，天帝释，为试我，变其身，为罗刹。说过去佛，所说半偈：『诸行无常，是生减法』。我於尔时，闻半偈，心生欢喜，四顾唯见罗刹，乃言：善哉，大士！若能说余半偈，吾终身为汝弟子。罗刹云：我今实饿，不能说。我即告曰：但汝说之，我当以身奉大士。罗刹於是说后半偈：『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』。我闻此偈已，於若石、若壁、若树、若道、书写此偈：即时升高树上，投身於地。尔时罗刹，复帝释形，接取吾身；依此功德，超越十二劫。」

佛陀菩提树下成道事，之前，亦有六年雪山苦行之经历；乃言当生修行之过程事，不可今世、前世，混为同一时空！

意念及此，身处雪山，情识变化，作用之余：虽然有所领会，但返照之功德缺乏，实不能深入「生灭」与「寂灭」之机要。即使，苦行亦非究竟之道，迨至天岳出掌方丈，历经寺务之频繁，世务之交通，方始稍解於「非」之义；为行者之行修，在身之动作，在口之语言，在意之触感，必须於寺务与世务中，面对凡所有起心动念，照见行於道修的自我，发现净业之能为；而后，具足「转、化」之德养。

如是，方识苦行乃历链之过程，不是成道之究竟者！

雪山七日，有惊险，有危难。

雪山七日，寒冻苦，饥渴苦。

雪山七日，三业中，无变易。

雪山七日，三学事，隐约间。

七日后，折返中原，参访大江南北。

满三年，回归浮丘；紧接着，已是南方严冬时节。

记得当时，与师 围炉取暖，反倒有所受益——

师：「雪山有雪吗？」

白：「积冰雪为山。」

师：「如同沙漠？」

白：「言山者是。」

师：「树木花草，飞禽走兽，如何生处？如何灭处？」

白：「生者自生，灭者自灭！」

师：「既然会灭，何必自生？」

白：「是因缘之所至。」

师：「孰为之造作力本？」

白：「业。」师：「孰付予？」

白：「贪、嗔、痴。」

师：「雪山中之冰雪，复何所为？」

白：「是因、是缘、是自然。」

师：「如何寂灭？」至此，一句如何寂灭，当即瞠目结舌。

师於炉火中，以铁夹挑起火花；但闻劈拍声，生起，消失，如是再三。於我，仍感惘措，默然无语。

师：「因缘非是一分法，有循环，亦有回复；所谓智法类，法类智，犹言择法，从生至灭，多分舜若多性！」

白：「性空、相空、是即？是不异？」

师：「或即，或不异，是诸法相，非究竟义！」

白：「寂灭是究竟？」

师：「灭从生显，无生始无灭！」

白：「冰雪之生灭相，即在因缘与自然的分舜若多性？」

师：「诠释法相而已！」白：「倘若究竟了，是否即无余？」

师：「究竟了，则无余亦是多余！」白：「是净、静之境？」

师：「净、因有垢。静、因有动。於法谛者，从有而无，从无而空，以至空寂！」白：「如是说，终究归空？！」



师：「终究为最后之刹那，行者当把握自始而必经的漫长之过程！」

白：「是过程，是修养之最要者；如春耕秋收，必须辛勤於成长的灌溉？！」

师：「夏之暑，往往为人所厌恶！」

白：「秋之收获，却使人喜悦！」

师：「知如是，诸法悉如是；亦如雪山，积冰雪之大成，是时空历久之所至；修行办道，亦复如是！」

从此，炉边夜语，常响耳际。

由是，苦行非是究竟，觉了「苦」之因与果；於色身的磨炼，知苦之谛义；於法身的启示，知道之谛义。换言之，知苦、苦行，解脱业力所至的放逸和懈怠之缠缚；知道、道行，成就阿耨菩提殊胜道果之实证。

事过境迁，时流变化；但取往者已矣，来者可追；於有限的岁月中，尽心竭力，也不辜负来人世走一遭咧！

摘自《影子》白云禅师著